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丛书主编◎周大鸣

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粤东畬族

Research into Sociocultural Changes of the She Ethnicity
A South China Shezu Community:

湛华玉 著

本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粤东畬族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作者通过深入田野，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理论分析，揭示了畬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与变迁。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记录畬族文化的重要文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丛书主编◎周大鸣

Research into Sociocultural Changes of the She Ethnicity
A South China Shezu Community:

粤东畬族 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湛华玉 著

K28

5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粤东畬族：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湛华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2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ISBN 978-7-5097-6891-4

I. ①粤… II. ①湛… III. ①畬族—民族历史—研究—
潮州市 IV. ①K2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9547 号

·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

粤东畬族：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著 者 / 湛华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19.8 字 数：332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891-4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系由作者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毕业论文修改而成，内容主要来自作者与有关人员于 2003 ~ 2007 年间利用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日在粤东凤凰山区展开的田野调查记录。本书的研究对象——粤东畬族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学者和官方共同考证确定的全国 56 个民族之一，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公认的汉化程度极深、族群文化特征十分稀薄的一个少数民族。畬族的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变迁经历和现状，因此成为本书作者开展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查研究的一个首选课题。

粤东凤凰山畬族群体由当今散居在该地区方圆百余公里的 8 个畬族村的 2000 多名畬族村民组成。其中 7 个村的村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被识别确定为畬族，另一个村在 80 年代中期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恢复畬族身份，经过几年的反复认证，1988 年才获得官方批准从汉族身份变更为畬族。粤东畬族族群边界的维持和身份认同的变更提示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群体构成的现代化国家体制中，民族、族群（尤其是散居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的形成、维持和变迁，与其说是血缘发展或生物遗传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协调或文化建构的产物。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来看，粤东凤凰山畬族的族群认同一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基础即原生根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强烈功利性色彩即工具性特征。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粤东畬族的族群身份与认同的维持与变更，可以说是凤凰山畬族的精英群体与代表

国家立场的地方性权威部门长期互动协调的结果。

我们的调查研究还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政府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推行相关福利政策而识别确定的民族身份,如今已成为中国公民世袭传承的一种社会文化资产。因此即使传统的民族文化特征已消失不见,民族的族称、认同和性质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民族身份和族群边界的划分、确立及其维持和变更,必须经过政府的正式确认。这是当代中国族群认同与西方族群认同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这一差异使得发轫于西方的各种族群理论,如族群原生论、工具论、想象论等理论假说,在用来探讨中国族群问题时,其普适性受到挑战。众所周知,族群的各种概念、理论和假说在推广过程中,需要面对世界各地千姿百态的族群认同实践和千差万别的文化变迁形态的挑战。中国古代尽管改朝换代频繁,但不同的社会群体长期处在相对独立和隔绝的人文环境中,因此族群边界——汉族与非汉族,以及汉族与非汉族内部不同的次级群体之间的界线——相对明确。当中国社会发展到源流复杂、生物遗传混杂、交通便利发达、文化经济高度开放的当代社会生态环境时,族群的身份认同和族群边界的识别维持,无疑给族群问题的解决和族群研究的理论提出了严峻考验。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联合国内学界组织开展了长期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依据不仅包括马克思、列宁的民族思想理论,尤其是斯大林民族识别四大原则,还包含了国人熟练运用上千年之久的儒家传统思想观念,即群体文化或文明程度的高低标准。用“文化”(即文以化之)程度的高低,尤其是儒家文化程度的高低,来区分和确立社群及其成员的地位和等级,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政府结合西方民族识别原则和中国社群分类标准,最终在国内确立了包括汉族、畬族在内的56个民族单位,使中国公民从此有了不可随意变更的世代传承的民族身份认同。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下,凤凰山畬族的传统族群文化特征尽管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但

其族称和身份认同依然不会受到影响。

本书采用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收集和使用的材料不仅涉及许多间接的文献记录,还包含大量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口述文本、观察笔记和图片、照片等。通过客位与主位并列呈现的不同叙述,以及历时与共时互相映衬的不同摹写,畬族的族称由来、边界确立,以及当代粤东三个主要畬族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认同实践和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在本书的叙事和阐释脉络中逐渐体现出当代畬族族群认同的“畬文化记忆与汉文化现实”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本质特征说明,当代畬族族群认同的关键因素和核心基础首先是政府的审批认可,是畬族这一民族单位在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的合理存续,而不仅仅是畬族群体的血缘、文化和历史传承。

谌华玉

2014年12月9日

广东 汕头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理论综述与研究方法	15
第一节 理论与概念	15
第二节 畬族研究综述	39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叙述结构	43
第二章 畬族认同：族称由来与族群身份的 确立	48
第一节 凤凰山畬族概况	49
第二节 畬族族称的由来	55
第三节 族源与迁徙	62
第四节 族群边界的确立	67
第五节 小结	83
第三章 南山村：传统文化薪火闪烁的 畬村	86
第一节 当代族群互动经历	8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族群 认同的淡化	129
第三节 传统文化的复兴	196
第四节 民俗文化村的申办	217
第五节 小结	220

第四章	北山村：生计模式变迁中的 古老畬村	222
第一节	生计模式的变迁	223
第二节	社交范围的拓展	245
第三节	畬族文化的式微	266
第四节	小结	286
第五章	东山村：围屋中走出的新畬村	288
第一节	东山村的客家文化传统	290
第二节	民族成分变更	298
第三节	畬族文化建构	329
第四节	小结	333
第六章	结论	336
第一节	关于族群概念的研究总结	337
第二节	族群理论在田野研究中的 综合运用	340
第三节	村落层次上的族群认同与 文化变迁	347
第四节	关于田野调查过程与方法的 反思总结	354
参考文献		359
附录	一组田野调查图片	375
后记		385

绪 论

本书是一部关于族群认同的民族志调查研究著作，主要讲述和分析当代中国东南地区一群少数民族特征十分稀薄的畬族村民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力图保持或变更其族群认同边界的经历。全书采用描述、阐释互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充分运用文献调研、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所获的资料进行叙述分析，重点阐述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过程中，粤东凤凰山区的几个畬族村落对族群边界与特征的主观认同和客观建构。本书以很大篇幅详细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粤东凤凰山区的畬族村民的集体生产生活方式和活动，以及村中部分典型人物的个人生活经历，旨在揭示当代畬族村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对族群认同的无意识忽视，以及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场合对族群身份与族群特征的有意识建构和充分运用。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族群认同及其相关理论与实践正在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倍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族群的概念、边界及其建构、认同和互动关系等社会现象，已经凸显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因此纷纷将族群讨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本书是运用人类学族群研究理论和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具体探讨当代中国族群边界与认同实践的又一尝试。

一 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

本书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粤东凤凰山区畬族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文化变迁作为考察对象,旨在探讨畬族这一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缺失的根本原因,以及传统文化特征的消退是否影响到族群实体的存续和族群边界的划分,影响到族群认同的具体社会实践。本书的研究目的,一方面是为迄今仍有待丰富和深化的畬族研究文库增添一份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与现实并重的民族志调查研究资料;另一方面是通过考察畬族的族群认同实践和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具体探讨和分析目前人类学族群研究领域一些常用的概念术语,如民族、族群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假说如族群原生论、工具论、边界论、建构论等,是否适合用来研究分析我国社会历史语境和当代现实中的民族认同问题。在理论梳理和田野考察结果互相验证的基础上,笔者试图说明,发轫于西方社会的“民族”“族群”等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假说,并不完全适合用来研究我国社会的民族边界划分和民族认同问题。^① 本书用田野调查获得的大量地方性知识和主位观点说明,我国社会的民族、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不仅具有独特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特征,同时还包含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根源,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加以考察论述。作为本书的研究结论之一,我们试图说明,一些熟谙西方学术理论,同时扎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中国学者提出的本土民族和族群理论,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能够更充分地解释说明我国的民

① “民族”一词在汉语中具有多重含义,在不同的使用场合分别对应于西方学界的 nation (民族)、ethnic group (族群) 等概念术语。前者如当代中国境内的“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后者如“畬民族”或“畬族”(the She minzu or the She ethnic group)。当“民族”一词被用来表指当代中华民族的 56 个民族成员单位时,该特定意义在英语中缺乏既有的对应词,因此西方学者如郝瑞提议将其音译为 minzu 以保留其特殊含义。本书使用的中文“民族”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对应于英文的 nation, minzu 以及 ethnic group 概念。

族、族群认同现象。

通过考察分析粤东凤凰山畬族的族群特征缺失和族群边界维持之间的矛盾，本书力图为以下几个问题找到合理的解释答案。第一，畬族作为人们公认的深度汉化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汉化的标志和表现形态何在？第二，对族群文化特征稀薄的畬族村民而言，族群认同的实质意义何在？族群边界如何划分、如何维持？换言之，畬族与汉族群体的深度融合以及畬族传统文化的彻底消失，是否会导致畬族族称和族群认同的变更？第三，村落群体“汉化”或“畬化”亦即族群边界变更的原因和动力何在？第四，比照凤凰山畬族的族群认同与社会文化变迁经历，我们如何理解和解读“族群”“民族”“认同”“边界”“少数族裔的权利”等人类学族群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为这一系列问题找到合理解释和答案，既是本书研究的宗旨，也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

选择华南地区的粤东凤凰山畬族群体作为本民族志田野考察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畬族是我国政府确认的 56 个民族中一个人口不多，而且民族文化特征存留较少的少数民族。畬族群体一向生活在远离国家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心的偏远山区，是一个历史上与邻近汉族交往密切，但与外部世界接触不多的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群体。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畬族聚居的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粤东地区，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世代代与世隔绝的山区畬民也随即成为必须直接面对和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乡村社群之一。作为历史上素有“大分散、小聚居”之称的一个山地少数民族，畬族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各种震荡变迁，并在震荡变迁中如何谋求自己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和具有代表意义的研究课题。在远离城镇的偏远山区，畬族群体或自成一村生活在汉族村庄的环绕包围之中，或与汉族群众同村居

住，共同开展生产劳动和进行日常生活。畬族群体在汉族社会中的插花式分布模式，非常有利于我们考察研究中华民族内部族群边界的形成、维持以及族群文化特征的互渗和影响问题，有利于我们探索和揭示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形态、动因和过程。

选择凤凰山畬族作为田野考察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畬族研究在国内学界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学术关怀和探索。较之国内外学者对我国西南、西北、东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所投入的学术热诚和精力，畬族引发的学术关注仍远远不够。这种现象与畬族作为我国东南地区唯一一个聚居少数民族的身份价值显然不符。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畬族人口规模较小、族群特征不够突出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畬族社会比较和谐安定，因此难以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有关。不过作为和谐社会里和谐发展的南方古老族群之一，畬族近一个世纪以来同我国其他各民族一样，经历了我国社会近现代历史上各种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因此没有理由不受到学界同样的研究重视和关注。作为密切关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多元文化存续状况研究的学科，人类学无疑应对当代畬族的族群认同和社会文化变迁投入一份应有的关注。此外，国内外学界对民族、族群、多元文化共存、少数群体利益等课题的探讨正日益深入，国外许多相关理论和假说也源源不断地被翻译、引介到我国学术领域。西方各种学术理论范式及概念术语是否适合用来探讨我国的民族、族群现象，是否经得起中国社会实践的检验，并进而成为探讨分析我国民族、族群历史与现状的理论工具，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解答的问题。这样的探索不仅可以为我们的本土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与西方学界进行学术对话的平台，还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向国外的同类研究领域传递和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研究话语。通过国内外学界共同开展的研究对话与实践检验，我们才能够甄别和扬弃那些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理论学说，同时保存发展一些健康有益并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的

外来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思想和概念假说。

确定粤东凤凰山畬族作为我们田野考察对象的第三个原因,是凤凰山被当代畬族普遍认同为自己的民族发祥地。尽管当今居住在凤凰山区的畬族人口不足 3000 人,在全国畬族和广东省畬族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极小(分别为 0.4% 和 8% 左右),但作为全国畬族民众一致推崇的民族发祥地,其留居畬族村民的社会生活状态、历史文化特征不仅令粤外畬族心驰神往,也让关注畬族社会发展变化的研究人员倍感兴趣。粤东凤凰山作为畬族发祥地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意义何在,这是本书旨在探讨和解答的又一现实问题。

第四,确定粤东凤凰山畬族群体作为我们田野研究的考察对象,还有一些与研究者的本人及课题可行性条件相关的实际因素。笔者攻读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所在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中心,目前已在粤东社会文化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不仅为我们在粤东地区开展民族志田野调查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还创建了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田野调查实践基地。除此以外,笔者自 1992 年以来一直工作、生活在距离粤东凤凰山区百里之遥的汕头大学,地理近便、“他者”身份以及对人类学民族志理论方法的试验志趣,一并促成了我们选择粤东凤凰山畬族群体作为本书研究考察的对象。汕头大学距离粤东凤凰山仅几十公里的路程,当代公路交通的便利使我们能在两个小时内驱车到达距离汕头市最远的凤凰山畬村。这样的地理近便使我们不仅能够较长时间居住在畬村,参与观察畬族村民的社会文化生活,还便于我们多次往返于“田野”与“外界”、“主位”与“客位”的地理位置和观察视角之间,使近距离的参与观察与远距离的分析思考以及两者之间的交替并用和反复求证成为一种现实可能。

二 田野调查点的确定

要对粤东凤凰山畬族村进行有效的“深描”，首先必须对凤凰山畬族乃至整个畬族的历史概况作一简要陈述。众所周知，畬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中人口不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畬族共有 709592 人，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湖南等省境内。其中广东畬族人口共 28053 人，在全国畬族人口数量中所占比例不足 4%。目前广东畬族主要分布在粤东凤凰山区、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的潮州、丰顺、海丰、博罗、惠东、东源、和平、连平、南雄、增城等市、县境内。在广东省不足 3 万的畬族人口中，凤凰山畬族仅有 2347 人，占广东全省畬族人口约 8% 的比例。尽管粤东凤凰山区的畬族人口很少，但在全国畬族群众的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该地区是畬族两种语言之一“畬话”的起源地，另一方面则是凤凰山被当代畬族群众普遍认同为自己的民族发祥地。

粤东凤凰山位于广东省东部潮州市与梅州市的交界地带，目前居住的畬族主要分布在两市境内的三县一区六镇下辖的八个畬族村内，同时还有几十户杂散分布的住户。从 2003 年 7 月开始，我们先后对凤凰山区八个畬族村中的六个进行了走访调查，经过较为全面的初步了解和筛选，最后决定把田野调查的重点放在潮州市潮安县的南山、北山畬族村和饶平县的东山畬族村。确定这三个畬族行政村作为我们田野调查的“深描”对象，是因为它们不但各具特色，且具有不同的代表意义。三者之一的南山畬族行政村，是当今凤凰山区几个畬族村中民族文化特色保存相对较多的一个畬族村，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南山村一直起着联络凤凰山区所有畬族村庄的枢纽作用。第二个“深描”对象——北山畬族行政村，是凤凰山区历史最悠久的畬族村，也是汉化程度最深或说民族文化特征消失得最彻底的一个畬族村。我们的第三个田野调查对象——东山畬族行政村，是 1988 年 6 月才由政府识别确认

的畲族村，村中一座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客家围屋不仅保存完好，而且目前仍然有农户居住。东山村民认为自己讲的是“半山客话”，但这丝毫不影响村中男女老少一致认定自己的老祖宗就是畲族，只不过“早就汉化了”，而现在重新恢复老祖宗的少数民族身份，乃是村里人一致的愿望。总之，三个畲族村各具特色，足以体现和解答本书设定的研究目标和问题意识。

潮州市潮安县 S 镇的南山畲族村，是本书描写的第一个畲族村，也是凤凰山畲族社区一个人口最多、构成成分最复杂的畲族行政村。该村位于凤凰山脉南麓，南接 S 镇 SK 村，距离潮州市区约 15 公里，东靠 FH 镇，西、北与 GH 镇相连。南山畲族村共有 603 人，总面积 4.6 平方公里，由南山、黄洋、葵屯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中南山、黄洋为畲族聚居村落，人口 510 人，葵屯为汉族自然村，人口不足 100 人。因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南山畲族村平均海拔 400 米，全村共有山地面积 7075 亩，耕地面积 501 亩，山地面积占村总面积的 90% 多。据村里老人回忆，该村在明朝时迁入当地，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传说村中山界内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基祖墓是明朝的，墓碑碑文为“明承车雷公墓”，此外还发现有“清考卉臣雷公之墓”。尽管南山、黄洋两个畲族村认定自己的祖先是来自福建汀州迁来的，但目前已拿不出族谱记载或其他资料加以证明。

南山畲族村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在凤凰山畲族群体中起着联络各个畲族村复兴民族文化的重要枢纽作用。村中一直维持着一系列促进民族文化复兴和加强畲族与畲族以及畲汉民族互动活动的开展，如新中国成立前后及 90 年代招兵节的举办，畲民对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畲族语言的保存，近年来对民俗旅游村项目的申办，水稻、果蔬等农作物种植的兴衰，打工潮流的兴起等，这一切吸引着我们不由自主地去追踪探索南山畲村的族群认同和社会文化变迁足迹。南山畲族行政村中的南山畲族自然村，是一个姓“雷”

的单姓村，村中男女老少之间的交往普遍使用畬话，与外村人（包括黄洋畬村村民）交往时一般讲潮州本地话或普通话。具体使用哪种语言，通常视当时的交往对象能说哪种语言而定。黄洋畬族自然村和南山畬族自然村地界相接，村庄彼此相隔一公里左右，但两个畬村村民的姓氏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黄洋畬村是一个姓“蓝”的单姓自然村，村民之间交往使用当地汉族通用的汉语方言即潮州本地话。黄洋畬民不仅不会说南山畬民所讲的畬话，而且也听不懂后者的“土话”，因此来自两个自然村的干部、村民在相互交往时，就一律使用潮州本地话。由于南山畬族行政村包括两个畬族自然村和一个汉族自然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近 20 年来村民大量外出打工而与外界社会建立的广泛联系，十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潮州市潮安县 FH 镇的北山畬族村，是本书描写的第二个重点对象。在凤凰山区现有的 8 个畬族村中，北山畬族村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汉化或地方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畬族村。北山畬族村现有 246 人，山地 3600 亩，茶园 400 多亩，是著名的凤凰山乌龙茶的主要产区之一。村庄坐落在当今潮安县城以北偏东约 50 公里处的大质山西侧半山腰上。大质山古称百花山，又名待诏山，位于 FH 镇人民政府所在地 FH 圩往东约 5 公里处，东与饶平县 XT 镇交界。待诏山主峰名叫“娘峰”，传说为纪念抗元民族英雄畬族许大娘而命名（林少亮，2001：2）。北山村历史悠久，村中至今流传着“未有饶平县，先有北山村”的古谚。该村目前属潮安县 FH 镇管辖，但历史上曾一度隶属饶平县。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重修的《潮州府志》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 年）总督朱英以三饶壤连汀漳，险阻多盗，遂请析海阳之元歌、宣化、信宁、隆眼城、滦州、清远、秋溪、苏湾八都，置饶平县于元歌都”（《畬族志》，1987：6-7）。可见饶平县设立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北山村的悠久历史确实名不虚传。村委会珍藏着描绘畬族原始崇拜的彩色轴画《祖公图》，记载着传说中的畬族始祖盘瓠出生、变化、成

长和发展的故事。

北山畬族村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还享有当代“凤凰山名茶之乡”的美称，其历史及现实为我们考证畬族文化和生计模式变迁提供了一个极好范例。北山畬族村位于凤凰山第二高峰大质山南面的近山顶处，不仅海拔位置高，而且处于背靠高山、面向东南的向阳坡，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十分适合种植品种优良的高山茶，因此成为著名的凤凰山乌龙茶的主产地之一。北山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种植茶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因受国家“以粮为纲”政策的指导，村中畬民曾一度改种水稻和杂粮。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国家总体经济政策的调整转向，北山畬族村在当地FH镇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开始恢复传统的茶叶种植生产，目前已经发展出一种完全依靠茶叶种植、加工和销售为生的生计模式。茶叶栽种、加工和销售已成为目前该村主要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当今北山村畬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对象，大多是季节性的汉族采茶工、茶叶收购商、居住在FH镇集镇上的各类商家，以及走村串户上门推销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汉族商贩。此外，作为茶叶销售地的FH集镇、潮安县城、潮州市、汕头市、广州市等地的茶叶经销市场与商贩，也是他们密切交往的对象。茶叶的种植生产及其对外销售渠道的开通，使北山畬族村的社会文化习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中老一代人所用的畬族语言已接近消失，目前只剩下三四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断断续续记得一些自己小时候使用过的语言。现在这些老人在和家里人、村里人以及外村人交往时，也完全习惯了使用当地通用的潮汕话。村中的中、青年人和少年儿童，不仅都讲潮汕话，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茶叶生产、销售形成的特殊商品经济模式，畬民对都市贸易社会的迅速涉入与适应，以及民族语言文化的荒废、消失等现象，使北山畬族村成为我们观察研究当代中国族群认同现象和社会文化变迁的极好场所。

潮州市饶平县RY镇东山畬族村，是本书描写的第三个重点对